論李卓吾

韓林

【明神宗・萬曆二十九年・公元一六〇一年・七十五歲】

受麻城腐儒們攻擊，不再回鄂。

二月，馬經綸迎李氏至河北通州，同住。

「麻城人驅逐李氏，據馬氏〈與當道書〉：

「……吾友爲誰？李卓吾先生者是也，雖吾友，實我師也。顧卓吾儒老，其托迹禪林，殆若古人之逃於酒，隱於釣。其寄居麻城，亦若李太白之寓山東，邵堯夫（雍）、司馬君實（光）之流寓洛陽；古人得逐其高於流寓，至今後人載之邑乘，以爲地重；繪之圖書，以爲世榮。而卓吾不能安其身於麻城，聞檄（政府下命令）被驅，狼狽以避，雖以皇堂四品大夫，大明律所謂『以禮致仕』，與現任官同者，而地方獨不相容，雖以七十五歲風燭殘年，孔大聖人所謂老者安之……而顧（竟）毀其廬，逐其人，并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頭之塔，忍令死無葬所而不顧，此豈古今之勢異哉？緣麻城人以『異端』惑世目之，以宣淫誣之耳……。」

在當時具旨彈劾他的諫官張問達在疏中稱：「李某……勾引士人妻女，入庵講法，至有攜衾枕而宿者，一境如狂。又作〈觀音問〉一書，所謂『觀音』者，皆士人妻女也。」

案：〈觀音問〉，見〈焚書〉卷四。意指——「問觀音事蹟因緣」，並非指「士人妻女」。大概李氏論道的號召力太大了，引起麻城道學派眼紅，才扣他『宣淫』的黃帽子。

馬經綸次年又有「與當道書」：

「所謂麻城士女云者，蓋指梅衡湘（爲一武官）守節之女言也。」案梅女，是梅瓊宇，後已出家爲尼，法名澹然。見〈續焚書・一・答梅瓊宇〉。

又〈焚書〉卷四，〈豫約〉一文有云：

「劉近城是信愛我者，與楊鳳里（定見）實等。梅澹然是出世丈夫，雖是女身，然男子未易及之。今既學道，有端的知見，我無憂矣。雖不曾拜我爲師——彼知我不肯爲人師也——然已時時遣人走三十里問法，余雖欲不答得乎？……。」這就是麻城一干頑固道學以〈觀音問〉一案攻擊他的搭題人物。

這一次麻城耿定向派道學們攻擊他、驅逐他的手法是「毀了他住的精舍，廢了寺僧預爲他死後建的骨塔，並且波及護持他的私淑弟子楊定見，官方指楊定見私藏他。而最嚴重的罪名，是「宣淫」。

【明世宗・萬曆三十年・公元一六〇二年・七十六歲】

到這一年爲止，〈焚書・續焚書〉均已成稿，但當年即遭查禁。二十三年後（明熹宗天啓五年）再度被焚。大致官方一禁，民間就洛陽紙貴，所以才有第二度查禁。本年李氏仍寓通州馬家。忽盛傳他著書「詆醜」當時首相沈一貫，於是在二月中，禮科給事中——張問達上書查辦他。

明熹宗隨即下旨稱：

「李贄敢倡亂道，惑世誣民，便令〈廠衞〉（皇家情治單位）嚴拏治罪；其書籍已刻未刻，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，不許存留，如有黨徒曲庇私藏，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……」（見顧炎武〈日知錄〉十八）

官方奉旨在馬家逮捕了李氏，乃有馬經綸上書之事爲他申辯。可是沒有效果。

而李氏當時的情況是：

「——參者（揭舉李氏之人）自風聞之常，何足以爲卓吾先生損？獨是先生臥病三月，僅餘喘息，門板抬來，一路昏迷，連日粒米未進，嘔吐相繼，診脈異常，醫者縮手，死將至矣，無生望矣。聞旨將下部，弟不惜不才之軀，願以身保候調理，查例未合，恐未見允……」這是馬經綸「與王翼廷主事書」所記。見（〈李溫陵外紀卷四〉）

入獄時，他的情形在馬經綸〈與黃愼軒宮論書〉中稱：「今日之事，卓吾先生安然聽命，無他意，無他言，惟曰：『衰病老朽，死得甚奇，眞死得其所矣！如何不死？』日來嘔吐狼狽，便溺不通，病苦之極，惟願一棒了當爲快事，弟此來所爲收骸骨，由今屆指計之，想亦不遠也。」

三月十五日，李氏呼侍者薙髮，然後持刀自割喉嚨；至十六日凌晨氣絕。

死後不久，友馬經綸亦病死。

關於李贄之死，在七十歲那年有一段奇事，李氏弟子汪本鈳在〈汪靜峯・墓碑記〉中載：

「丙申歲（公元一五九八年）老子（李贄）以劉司空（東星）之約至上黨，余亦以校士至，約相允於上黨之精舍，老子問余曰：『試士何題？』余曰：『誠意章』老子曰：『毋欺之義，只不作小人掩著便是。近得周少司農書，自謂以言事觸衆，懼且見逐，得聖意優容，喜之不勝，此可與語不欺矣；若使他人道之，便費多少說話，遮掩宦情。』余曰：『周君幸素聞道。』老子曰：『雖然恩愛太重，終當作兒孫之兒孫耳！』夜深，余請問宗門下事。老子曰：『猶有數年不死，可再晤談。』余曰：『先生未後一著如何？』老子曰：『吾當蒙利益於不知我者，得榮死詔獄，可以成就此生。』余意厭之。老子後大鼓掌曰：『那時名滿天下，快活快活！』余止勿癡語。夫安知其爲眞實語也。」

——李卓吾之卓識遠見，對自身生命動態及當時形勢之洞徹，可說是已到明察秋毫之境，才有這一番大死大活的殉道語。

卓吾死後，當事者（監獄當局）掘坑藏之，果如其遺言。

在〈續焚書・四〉李氏遺言中是這樣寫的：

「倘一旦死，急擇城外高阜，向南開作一坑，長一丈，闊五尺，深六尺即止。既如是深，如是闊，如是長矣，然後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，長不過六尺有半，闊不過二尺五寸，以安予魄，既掘深了二尺五寸，則用蘆蓆五張塡平其下，而安我其上，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。……」（萬曆三十年（公元一六〇二年）二月初五日）卓吾遺言，幸聽之！幸聽之！」

其弟子汪本鈳在遺言之後附記補稱：

「——聞之陶子曰：『卓老三月遇難，竟歿於鎭撫司，疏上，旨未下，當事者掘坑藏之，深、長、濶、狹，及蘆蓆繩蓋等，詎意果如其言，此則爲豫爲之計矣。誰謂卓老非先見耶！』」

不過，他的遺體終於由馬經綸收葬於通州，爲其建墓園、立碑記爲之紀念，在五濁惡世，卓吾地下有知，也大叫「快活」了！

現在，就李卓吾的生命風貌加以評估。

甲、他的「出家與在家」身分的糾結辯證：

李卓吾從五十三歲由雲南姚江知府任內退休，到大理雞足山（相傳爲佛陀弟子迦葉道場）閱藏，五十六歲到湖北黃安，遣走了妻女回祖籍福建晉江，依耿定理、周友山；五十八歲時，他的朋友耿定理（楚倥）病故，乃遷到周友山之兄、周柳塘的麻城、龍湖潭右岸，私人精舍——芝佛院（在麻城郊野三十里）過閉門讀書、學佛、領衆的世外生活。

在這裏，他渡過了大約十七年的「出家」生活（他的剃度情形見前文及袁中道〈李溫陵傳〉），但是由於他的學養、思想、性格，都迥異常人，仰慕他的人，不乏當代高級知識份子，名流碩儒，所以，事實上他是一個「浪漫派」的「剃頭」而未出家，又稱爲「和尙」的人物，在這裏做起「領導僧俗論經修道」的白衣上座的行當來了。

下面，透過他自己的作品，來例舉他如何「剃頭」，如何以「比丘」身分領導眞正的比丘，如何再度「蓄髮」而被逐離開「麻城」。

㈠〈焚書・一・答劉憲長〉：

「自孔子後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，未曾一日爲人弟子，便去終身爲人之師，以爲此乃孔子家法，不如是不成孔子也。不知一爲人師，便只有我教人，無人肯來教我矣……。

「弟每笑此等輩，是以情願終身爲人弟子，不肯一日爲人師父。茲承遠使童子前來『出家』，弟謂剃髮未易，且令觀政數時，果發心願，然後落髮未晚；縱不落髮，亦自不妨。在彼在此，可以任意，不必立定腳跟也。蓋生死事大，非辦鐵石心腸，未輕易造。如果眞怕生死，在家出家，等無有異。目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於世上，何有棄家去髮，然後成佛子乎？……如『弟不才，倦於應酬，故托此以逃，非爲眞實究竟當如是也』。如丈，樸實英發，非再來菩薩而何？……卽今友山（周友山）現在西川，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爲兩事哉？」

㈡〈焚書・二・與周友山〉：

「不肖株守黃、麻一十二年矣，……近日方得一覽『黃鶴』（武昌黃鶴樓）之勝（李受劉東星之邀到武昌，時六十五歲）。

「——卽日『加冠蓄髮』，復完本來面目，二三侍者，人與圓帽一頂，『全不見有僧相矣』，如此服善從教，不知可逭左道之誅否（當時道學認李氏剃髮爲異端，群起而攻，其友周友山有此一勸）……然弟改過實出本心，蓋一向以貪佛之故，不自知其陷於左道，非明知故犯比也……倘肯如此，弟當托兄先容，納拜大宗師門下，從頭指示孔門『親民』學術，庶幾行年六十有五，猶知六十四之非乎？」

㈢〈焚書・二・與焦漪園（焦竑）〉：

「弟今又居武昌矣。江漢之上，獨自遨遊，道之難行，已可知也。……寫至此，一字一淚，不知向何人道，當與何人讀？想當照舊薙髮歸山去矣！」

㈣〈焚書・二・與楊鳳里〉：

「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，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！」

㈤、〈焚書・四・耿楚倥先生傳——附周友山爲僧明玉（周思敬）書法語〉：

「——萬壽寺僧明玉，事溫陵李長者（周稱李仍作李長者）久矣，長者本爲出世故來此，然世人方履人間世，日夜整頓人世事尙無休時，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？雖出家兒猶然，何況在家者？且長者性方行獨，身世孤單，生平不愛見俗人、聞俗事，以故身世益孤，唯愛讀書。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，輒自感慨流涕，故亦喜聞人間忠義事……。」

（二）

薝蔔林外集序

陳慧劍

瞻博迦——梵語 Campaka，也簡譯爲「瞻波、瞻婆、睒婆、瞻匐、薝蔔……」是古印度佛典中記載的一種花樹，意思是「金色花樹」，香芬襲人，經典中每以之比喻佛法功德，能解除衆生煩惱，清淨心靈。

〈維摩詰經・觀衆生品〉說：「——如人入瞻匐（薝蔔），唯嗅瞻匐，不嗅餘香；如是若入此室，但聞佛功德之香，不樂聞『聲聞』、辟支佛功德香也。」

〈玄應音義・二十一〉說：「瞻博花（薝蔔花），此云金色花。〈大論〉云：黃花樹也。樹形高大，花亦甚香，其氣逐風彌遠也。」

唐人盧綸，有〈送靜居法師〉句云：「薝蔔名花飄不斷，醍醐法味灑何濃！」

李時珍〈本草綱目〉說：梔子花就是天竺的薝蔔。看來頗不類似，因爲梔子開的是白色小花，而不是金色花。如果是同科異色，那就非植物學家莫辨了。

經中有關「瞻博迦」（薝蔔花）——的記錄，隨處可見。不管天女散花，還是衆生以花獻佛，薝蔔花都是一種虔誠、香潔的象徵，都是佛法消除衆生熱惱的功德。

薝蔔林，自然就是「薝蔔樹林」。

古印度不僅有此種香花，也許今天還有。經中不僅記錄此香潔美麗的花，也有以此花爲國名的「瞻婆國」，以此花爲河名的「瞻婆恒伽河」（恒伽相信是「河」的音譯），以此花爲人名的「瞻婆比丘」，以此花爲佛經名的「瞻波經」（薝蔔經）；今人廣洽法師，則以此花命其精舍名爲「薝蔔院」。

因此，這本書就叫做「薝蔔林外集」！襲古人之餘香，拾今人之雅嗜，那就以書中八十四篇十年成果，當作零花散蕊來供佛吧！

薝蔔林外，有淡淡的幽香，幽幽的遠香，輕輕的餘香，迎風飄泊在有緣人的靈魂的一呼一吸之間，願大家結一個佛法的緣！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一日

佛教讀經示要簡義

行健

學佛是長期性的，可能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幸運的話可能會像六祖惠能大師一樣，在一生中就能明心見性，當生成佛。雖是幸運，但是仍要具足善根。而具足善根的方法，仍需靠修行及多聞佛法。怎樣才能保證您所修學的就是佛法呢？印順導師在「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」一文中，告訴我們用兩種方法來區別，這兩種方法：一與佛法的根本義理是否相合？二行爲表現是什麼樣子？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在修學過程中，要檢討我們修學的佛法是否符合佛法的根本義理？修學後是否能減少煩惱？是否能增長慈悲心？答案如果是肯定的，那就表示我們修學的就是佛法，否則我們就要不斷的糾正我們認識上的錯誤，使我們對佛法的認識越來越正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也要時常來指導自己，把佛法的基本原理時常拿來指導自己，警策自己，使佛法能對自己有益。

佛法的根本義理，要從何處着手呢？印順導師告訴我們：研究佛法當然要看古代的書，印度翻譯的經論，中國古代的註解。這些資料大都收集在經藏中，因此深入經藏對學佛者而言有其必要。故傳顗法師要使學佛者對閱藏有所認識。根據印順導師開示「三年讀經（閱藏）課程」爲主，有關研究經典重要開示爲輔，編輯成「佛教讀經示要」，由佛教慈濟文化服務中心普門文庫贈經會印行。

談到閱藏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，若閱全藏，普通人恐沒有這個能力和時間，因爲閱全藏要花好幾年的時間，若沒有得當的方法，縱然您能閱讀一遍，也很難有績效的，更談不上什麼成果。設若擇閱部份，如何取捨，也需要有指導老師指導，才可能有辦法入門。俗語說，一部廿五史，不知從何讀起；同樣一套大藏經，若無人從旁指導，也不曉得從何處下手看起。

「佛教讀經示要」中所輯之三年讀經課程，原編者印順導師一番苦心，想成全後學，給一些想入藏的學佛者，打開佛學經藏之門。還有印順導師對傳顗法師的開示，很值得細讀，而且對想閱藏的學佛者有所助益，摘擇如下供做參考：

1. 看「唯識」、「大寶積經」和「涅槃經」。
2. 不要攀緣。
3. 看經要深入。
4. 「經」是佛菩薩說的，「論」是古時大德寫的，讀經也要讀論；「疏」係個人意見，容易受其主觀影響左右，不主張看「疏」。
5. 「三年讀經課程」，只是泛覽，仍須擇一門深入，才能稱是研究。

總之，閱藏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除了時間和耐力外，更需要願力，就以印順導師所擬的「三年讀經課程」而言，其三年內要讀的經、論課程合計八百多卷。閱藏並不是讀過就算了，而是要對經、論的內容，徹底去了解，並將它們消化變成自己所有，使自己對佛法能有新的了解，並將這些寫下來，並請一位善知識批改您所寫的，並指出您所犯的錯誤，解答您在閱藏期間內可能發生的疑問。能夠以這種態度去閱藏，才不負傳顗法師編「佛教讀經示要」的目的，也才不負印順導師的期許和提攜後學的苦心。

TZU CHI FOUNDATION